

王勇英“弄泥的童年风景”系列



和风说话的青苔

HE FENG SHUOHUA DE QINGTAI

王勇英◎著



YZLI0890105996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THE STRAITS PUBLISHING & DISTRIBUTING GROUP

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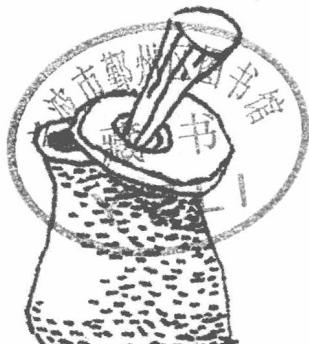
FUJIAN CHILDREN'S PUBLISHING HOUSE

王勇英“弄泥的童年风景”系列

和风说话的青苔

HE FENG SHUOHUA DE QINGTAI

王勇英◎著



YZL10890105996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THE STRAITS PUBLISHING & DISTRIBUTING GROUP

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FUJIAN CHILDREN'S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和风说话的青苔/王勇英著. —福州: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1. 6

(王勇英“弄泥的童年风景”系列)

ISBN 978-7-5395-4066-5

I. ①和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77431 号

和风说话的青苔

——王勇英“弄泥的童年风景”系列

作者:王勇英

出版发行: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
<http://www.fjcp.com> e-mail:fcph@fjcp.com

社址: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7 层(邮编:350001)

经销:福建新华发行(集团)有限责任公司

印刷:福建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地址:福州市福新中路 42 号

开本:700×920 毫米 1/16

字数:122 千字

印张:10.5 插页:2

印数:1—10150

版次:2011 年 6 月第 1 版

印次: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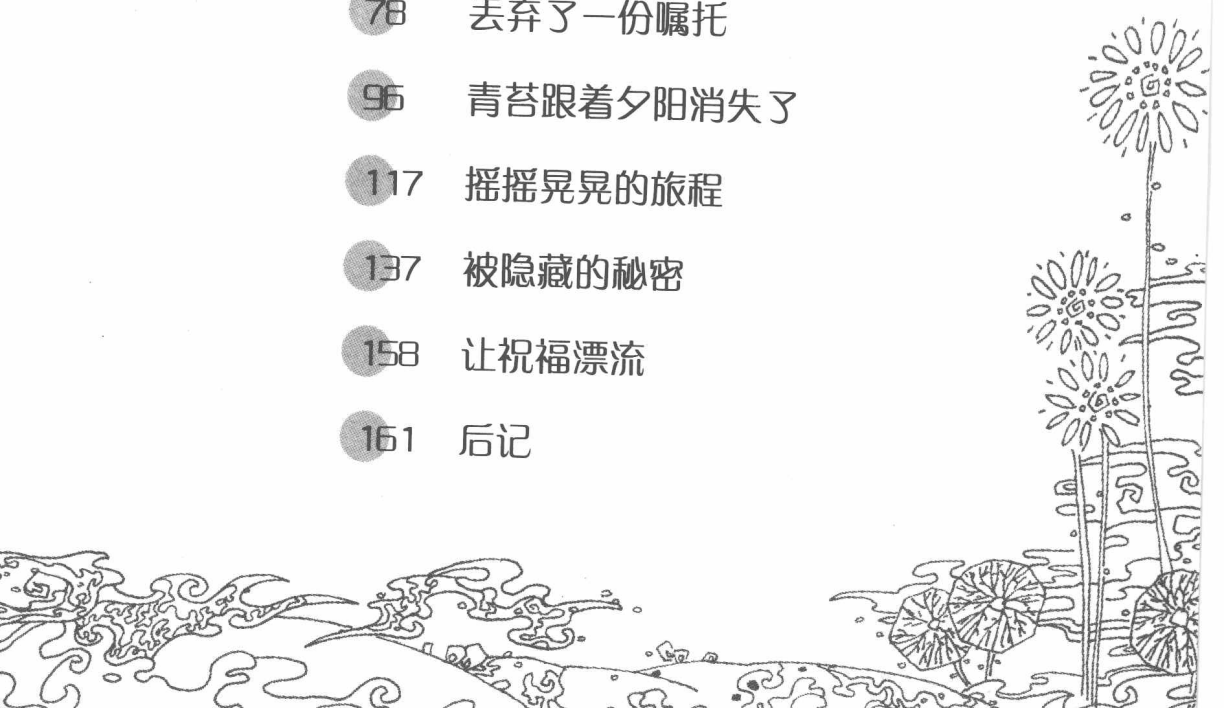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5395-4066-5

定价:15.00 元

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。



目录

- 1 风的旅程
 - 17 窗台上的女孩
 - 33 跟风说话的女孩
 - 50 夏风识青苔
 - 78 丢弃了一份嘱托
 - 96 青苔跟着夕阳消失了
 - 117 摇摇晃晃的旅程
 - 137 被隐藏的秘密
 - 158 让祝福漂流
 - 161 后记
- 

风的旅程

我在春天时分到桂林荔浦。

夏初时，我又要离开荔浦县去南宁。在那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，我几乎只在自己居住的那个只有六栋楼的小区范围内活动，所以荔浦县城对我而言是陌生的。仅有的记忆可能也就只是这个县最有名的芋头。在那期间，我每天所吃到的菜都离不开芋头，比如扣肉蒸芋头、芋头肉煲、芋头油果、芋头饭、芋头粥、芋头饼等等。传说荔浦芋很有名，几乎跟桂林山水齐名。这可能是有人夸大了说，不过说实话荔浦芋还真的是很好吃，它是天生适合做菜的粗粮。桂林的山水很美，但我感觉跟我老家博白县晏石寺下的那条河的景色差不多，只不过，桂林漓江的河景气质更像大家闺秀些，我老家宴石寺的河景就显得村姑气息稍稍浓了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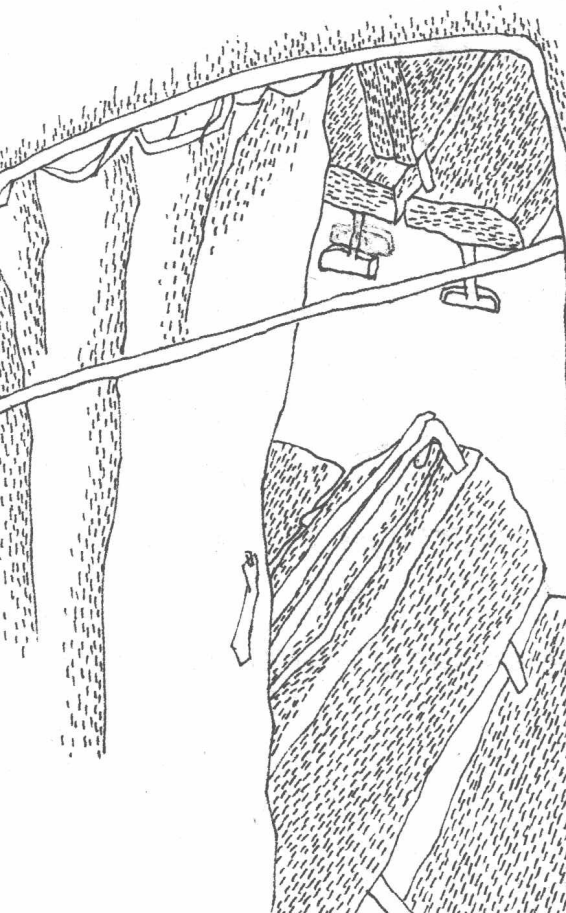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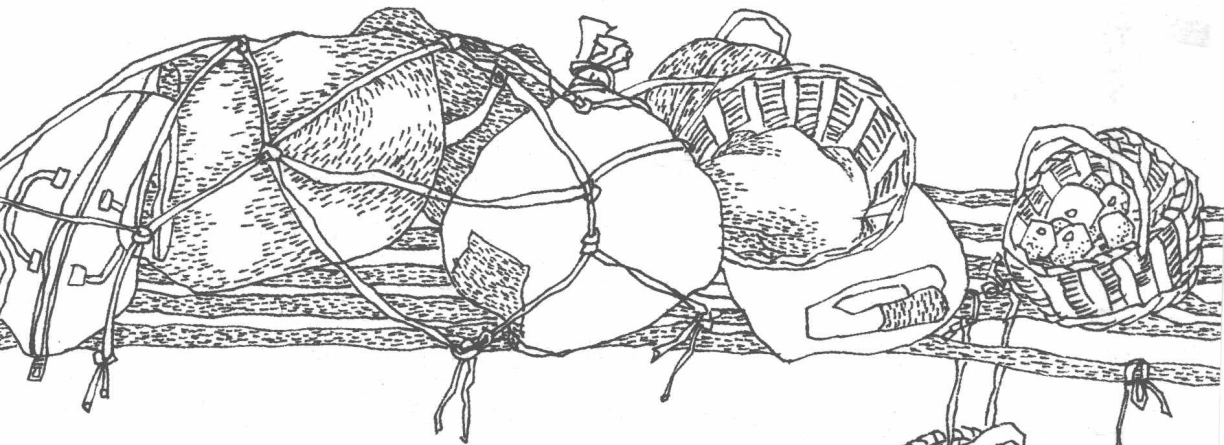
走的当天，许哥送我到桂林火车站。他是我二舅妈的姐夫的表哥，绕过很多个弯的远亲，远得我都觉得没

风的旅程



有什么亲情可言，陌生得很。我之前从北海出发来桂林，也是由一个陌生的远房亲戚从北海客运站把我送上车，到荔浦县的客运站许哥来接的我。我在许哥家里住了两个月左右，期间他出差一个月。家里有一个老伯和一只白猫，老伯每天要在单位看大门，我和他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碰面。我更多时间是跟一只懒猫在一起，它天天懒懒地睡觉，我被它影响，也天天懒散地趴在沙发上，看书或发呆或睡觉。许哥出差回来以后，又忙着上班、加班，我们每天也只有早晚打一个照面，说话也仅是简单的问候语及客套话。我和他们家的人还来不及熟悉，就又要听从妈妈的安排，转到南宁。

许哥把我送上车后再回到站台，在车窗前对我挥挥手，我也对他挥挥手。其实，这种告别对他是一种解脱，终于把这个寄住到他家的包袱送走了；对于我，只不过又是暂时离别一个像陌生人那样的远亲，然后再到另一个像陌生人一样的远亲那里寄居。我对于那些陌生人一样的远亲来说，就仅仅是过客，匆忙来投宿一些时日的过客。因为彼此相处太浅，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把装在心里的情感和真诚流露出来，给予陌生人一样的远亲。我不是一个情感外露的人，不善于也不能在短时间内跟不熟悉的人套近乎、说些好听的话，我需要充足的时间去



适应，可我总是要不到那样的机会。我只是匆忙地到达，生冷地与人相处，再淡漠地告别，整个过程是漠然的。装在我心中的那份真诚的情感难以流露和表达，久而久之，我便把它们放在心中最深的角落，直到暖暖的它们慢慢冷却，冻结成冰。与其说是把情感蓄存，还不如说是遗弃。

我不用照镜子也能知道我的表情木然，目光没有暖意。我那张久没有绽放过笑容的脸，就像坚硬粗粝的石头；我那双久没有泪水润湿过、没有流露过温情的眼睛，因缺乏一些柔软而显得冷峻；我那袭着冷厉气息的目光犹如利刃，把我那张坚硬的脸装饰得更加僵硬冷峻。

一定是因为这张脸的表情有拒人于千里的感觉，所以已经 13 岁的我可以说没有朋友，无论是同年的、年长的甚至年幼的朋友，我都没有。我有的只是一颗过早成熟、饱经沧桑、不容易被感动和接纳别人的心。

在这从桂林开往南宁的列车上，没有认识我的人，也没有我认识的人。多年来，我习惯了单独度过的旅程，习惯了置身于一片陌生人中享受那份绝对的孤独。

我侧脸朝向窗外，看那被列车迅速抛到后面的山野、田地、河流、村落与小镇。

旅客不多，五号车厢的座位半空半满。

火车与车轨摩擦的强烈声音也没能把车上的人声吞没，依然嘈杂。我不被那些杂声所扰。

其实，也并不是因为窗外的景色有多么的迷人，而是我需要用那流动的景物来带走一些寂寞，这样的单人旅行实在是太枯燥无聊。但有时候那些景物也只不过是眼前掠过，根本就装不进我的眼睛，更别说进入我的心。我只是以一种沉默着向远处凝望的姿势来表达一种心情——一种透着茫然和忧伤的心情，而并非想要寄托什么或思考什么。

列车进入一个简陋的小站。

在那短暂的几分钟内，有人下车，有人上车，有车上的人把人送到车下再回到车上，有人把人送到车上再下去回到站台。如此人来人去，在上上下下间就形成了一片流动的人河，人河中也就有不绝于耳的喧嚷声。

当车重新开行，车窗前挥动的手掌像花儿在风中般晃动，晃动，晃动。

我的目光随着那些手掌晃动，心却莫名其妙地难过起来。从懂事起到现在，所面对这样挥手送别的场景太多，多得我都不愿意去记住。当我还小时，我会为这样



的送别而难过，不舍，哭泣，后来随着经历增多，我渐渐地变得漠然，甚至习惯了不再把送别的人和事以及情节留在心里。就像刚才在桂林火车站送我上车的那许哥，我正在把他忘记。我很快就能把那个送别的场景从心里和记忆里摒弃得一干二净。

列车远离了小站，那些挥动的手掌渐渐消失。我冷眼看着在过道中走动的人，他们的脸上带着灿烂的笑，眼睛里跳跃着兴奋。像他们那种笑和兴奋，我在很久很久以前也有过，应该是在懂事不久初次出远门的时候。可是，随着在路上来来去去的行程越来越多，淡然和麻木就迅速吞噬了那不多的笑容和喜悦，只把一片苍白留着给我。

我的童年，很多时间都花在路上，搭班车或火车。两个月前，我从北海到桂林荔浦县；在到北海之前，我在玉林的陆川；在陆川之前，我在博白的城厢；在城厢之前，我在博白镇；在博白镇之前，我在博白的亚山镇；在亚山镇之前，我在南宁的横县；在横县之前，我在梧州；在梧州之前，我在百色；在百色之前，我在博白县城的绿珠……以上那些地方，是我记得的，记不得的还有很多很多。有些地方时隔不久以后会复而再到。

我觉得妈妈给我起名为“风”真是再合适不过。我

就像风，一直在流动，从来不曾停止过脚步。不管我是春天的风，夏天的风，还是秋天的风或冬天的风，都一样。当我出生以后，与众不同的命运就注定了我的生活是要一直在路上的，来来去去，像风一样漂流。

我没有选择流动，我是被动地流动、无奈地流动。渐渐，如风的我不知道风的起飞处和风的终点站，就漫无目的地流动吧。

对于自己的身世，我难免有悲观情绪与怨恨。

对于我那个长相并不漂亮却又很有个性、大胆的妈妈，我不知道怎么评价她。

我所知道的故事是这样的：妈妈在大学时和一个姓庞的老乡校友恋爱。毕业后，那个人却听从了父母的意见向妈妈提出分手。我外公外婆都在博白东平镇的一个乡村种田，他们认为妈妈的背景不好。妈妈不想放弃，首先，妈妈是真心爱他；其次，这个人家庭背景不错。不想放弃的妈妈，为此走了一步险棋，悄悄地怀了我。原本想以孩子来争取婚姻，结果并不能如愿——对方闪婚，生了一个女儿。他们是玉林人，有着极重的儿子情结。于是，对方跟妈妈打听她生下来的是女儿还是儿子，有意愿支付妈妈一笔钱来换回儿子。妈妈不愿意，她还是心存一些希望，以为将来还可以因为我而重新获得她



暂时失去的。妈妈把我送回外婆家，悄悄地藏起来养，只给他看过一次相片。后来那个人知道了外婆家，那个人的妈妈开车找去了。我在外婆家也藏不住了。妈妈又把我转移到外婆的大姐家，也就是我的老大姨妈家。后来又到老二姨妈家，在那里一住就是几年。

我不太喜欢这种复杂的、不能光明正大示人的身世，更不喜欢被人藏起来养的生活。有时候我很郁闷，对那个人的称呼让我为难，该叫他“爸爸”呢还是什么？有时候妈妈、外婆和小阿姨、舅舅跟我讲到那个人的时候会说是我爸爸，可有时候跟我提到那个人的时候又强调我不能把他当爸爸，只能称他为“那个人”。后来，我干脆就直接称那个人为“庞少”。

后来，妈妈读完了研究生，在南宁找到一份正式工作，然后她遇到了一个很好的人。两个人相比，她舍得放弃之前的那份没有希望的爱情，考虑跟这个姓刘的人成家。经过多年的努力，妈妈和姓刘的那个人顺利成家，后来生了一个儿子。妈妈跟我说，她找了个时间打算跟刘爸爸讲我时，恰好刘爸爸又面临提升领导，而当时计划生育的风声也特别紧。庞少的父母——也就是我的爷爷奶奶，他们怨恨妈妈没把我还给他们养，趁机散布她有私生子的消息，一方面可以报复妈妈，让她的工作和

家庭都受到威胁；另一方面也想趁机争取到我的抚养权。有超生经验的亲戚提醒我妈妈，我是妈妈在婚前生的，抚养权还在她这里。婚后她又生了一个孩子，就是超生。超生的结果是可怕的，要丢工作，要交罚金，一定要封锁好消息。妈妈为了保住工作、家庭，以及不让庞少那边的人阴谋得逞，又把我秘密转移到别处寄养。外婆家所有人都团结起来誓死帮妈妈隐藏我。外婆家是个大家族，近亲远戚很多。

他们大人之间的恩怨如同战争，我就是这场战争中的最大牺牲品，过着没有安全感的生活。妈妈很无奈，对我也很愧疚。

我一直不能停止那种像风一样漂泊的生活。

在别人看来，我是一个一直都在旅行的少年，有些从来没去过别处的同龄孩子羡慕我，却不知道那种唯有我才能体味得到的苦，苦到我连哭都哭不出来，苦到我连眼泪都消失了。在我看来，那不是旅行，而是流浪或流亡，我在躲藏与回避中想得到一处安全的地方住下来。

像风那样飞来刮去的我，久了，倦了，不想飞了。如果能变成坚固的石头或一片硬土，永远静止下来多好。

胡思乱想中，时间过得飞快。列车已经停在了南宁



火车站。这个车站，我过往过无数次，也算是已经熟悉了。

南宁，这个城市我也来过几次，却都只是从市中心的街区匆匆穿过，然后就被送到小阿姨家。然后妈妈或别的可以见的亲人悄悄地到阿姨家来跟我见一面。我们见面就像战争片中地下党悄悄接头碰面那样，气氛神秘而紧张。然后小阿姨再带我出去逛一下街或公园。随后我又被送走，因为庞少那家人都在南宁，这个城市说大不大说小不小，遇到的几率还是很大的。

来接站的是老谢。老谢是我小阿姨的先生，他是那种脾气比较好的好好先生类型，外婆家所有人都喜欢他，都随小阿姨喊他“老谢”。老谢是个大个子，有点像刘欢。他辞了公职做绿化工程，因为长年在外与工人一起日晒雨淋做工，显得很黑，但给人一种很健康很踏实的感觉。

“夏风——”老谢一眼就看到我了。

我淡淡地礼貌地点点头，算是问了好。

我上了老谢的摩托车。老谢说我小阿姨在仙葫那边等着。

老谢原想载着我从朝阳路走，可以让我看看所经过的百货大楼和万达广场——那是南宁市的中心区，然后

再从朝阳路拐到民族大道。民族大道是南宁市的主干道，笔直宽阔，可以说是南宁市的骄傲，很多城市都没有这样的一条笔直大道。老谢想，从南湖大桥经过时可以让看看桥两边的南湖及大片绿化地。南湖公园已经开放，跟琅西那头的大片绿化地连接起来，如果绕着南湖的绿化地步行，得走几个小时。在那里种有大肚子树，据说是从国外引进的名树，一百多万一棵。过了南湖桥，就是琅东，五象，那是新建起来的城市新区。

可是阿姨来电话说一定不能走朝阳路转民族大道的路线。庞少在琅东那边上班；他父母住在五象那处，他们退休了，闲时常在五象周边或南湖边散步；庞少的堂妹在民族大道路边的某单位上班。万一被他们看到我就麻烦了。

如此，老谢只好避开市中心带我从快环走，在凤岭附近切入民族大道末段，拐过琅东客运站，转道仙葫，到人人乐超市外与早已等在那里的小阿姨碰面。

我们三个人一起在旁边的三品王吃米粉。广西人爱吃米粉，在南宁的大街小巷上处处都是米粉店，什么老友粉、桂林米粉、柳州螺蛳粉、玉米牛巴粉、宾阳酸粉、沙河白切粉、博白冷粉等等。我也爱吃米粉，不过我最爱吃博白的冷粉和沙河切粉。三品王是这几年才突然出



现在南宁的，跟花溪王的口味有点像，感觉差不多就是云南的过桥米线。

我花椒放太多，辣得我舌头都快麻掉。小阿姨给我买了一大杯可乐，我几大口就把它灌下肚。可能是我喝得太猛，把小阿姨吓得眼睛瞪得比平常时候大一倍。老谢却欣慰地笑着说：“好，男子弟^①要能吃才能长。”于是我又吃了一碗三两的牛肉粉。之后我听到小阿姨跟外婆通电话，笑着小声汇报说我这一餐一共吃了七两粉，个子也比以前长高了不少。

随后我们到超市购买一些生活用品。小阿姨问我要什么，我都说随便，由着她把她认为我用得上的东西扔进购物车。妈妈来了一次电话，简单地跟我说了几句话就挂断。我感觉她好像是躲在某个地方悄悄说话的，心里不禁想冷笑，觉得她那样活着也真累。如果以前她不冒险生下我的话，就不会有今天这么狼狈而无奈的生活，让我东躲西藏，对一些人还要费尽心机地隐瞒，可能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的。

我宁愿她不要给我打电话，免得彼此都不太舒服。

① 男子弟：方言，男孩子的意思；弟，读 tēi。

老谢载着小阿姨和我再上仙葫大道，右边沿着路同方向流去的是邕江。邕江是南宁的母亲河，南宁市也因这条河而叫邕城。江两边的自然风光不错，但大部分也已经因为房地产开发而遭到破坏。沿路山坡的树木被砍掉或挖走，山岭也被推平起楼。南宁市发展很快，三年前我曾从这条路去邕宁县，那时这路两边都还是绿绿青山呢，现在很多山都消失了。城市的建设越快就意味着周边的山野田地消失得越快。我为那些原来住在山上的动物担心，猜测它们从此以后会不会也像我一样过着如风那般流动的生活，居无定所，没有安全感和归宿感。

老谢从路左边的一处入口拐进，上了一条弯曲不平的泥巴路。路像蛇一般盘着山脚游走，穿过一个山洞之后就是一片荒野地。这时，正是春尽夏始时，放眼望去，只见那山野地间的野菊花盛开得无比灿烂。一条细细的白泥沙路像稍粗的白麻绳，从几棵相思树下遮也遮挡不住的野菊花丛中穿过，转眼又潜入一片青青禾田间，再顺着一条小小的河流延伸。路的左边是田，田的外边是山，山的外边是一片茂盛的高树林；路的右边是田，田外有山和荒地以及数个看起来像是已经被丢弃的旧灰窑，再看出去，也只见是树和山，以及坐落在山腰上凌乱无序、高低交错的泥砖瓦房——那应该是近处的一个

